

原创
经典作品

ORIGINAL WORKS



天使的微笑

善读精品美文，拾取久违的感动；体悟百味人生，感受成长的快乐。
阅读其间，时而在惊险悬疑的案件中悚然而惊，时而为体察入微的真情潸然泪下，
时而又涌动着想针砭时弊的激情……
掩卷而思，人性的美丑，世事的善恶，人生际遇的变幻无常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◎选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原创

经典作品

ORIGINAL WORKS



天使的微笑

善读精品美文，拾取久违的感动；体悟百味人生，感受成长的快乐。
阅读其间，时而在惊险悬疑的案件中悚然而惊，时而为体察入微的真情潸然泪下，
时而又涌动着想针砭时弊的激情……
人生际遇的变幻无常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◎选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使的微笑 / 《微型小说选刊》杂志社选编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 6

(原创经典作品)

ISBN 978-7-5500-0338-5

I. ①天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5444 号

天使的微笑

出 版 人: 姚雪雪

责任编辑: 刘 云

出版发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
邮 编: 33000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: 13

字 数: 115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00-0338-5

定 价: 25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245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: 0791-86895108

网址: <http://www.jxbhz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
录

没有翅膀你别飞.....	非 鱼 /1
一块煤的热量.....	朱成玉 /5
朋友别哭	唐雪嫣 /8
米桥的王国.....	陈力娇 /13
坏孩子的天空.....	冠 豸 /17
只许流汗不许擦.....	李 蓬 /21
为了儿子多攒钱.....	楚横声 /26
蝴蝶嫁衣	陈凤群 /31
您喝多了	乔 迁 /36
黑匣子	秦 辉 /40
安徒生童话.....	杨 萍 /43
给陌生人依偎的肩膀	马 德 /47
新娘彩彩	孙方友 /50
让妈妈送饭.....	凤 凰 /54
真实的代价.....	陈 吉 /58



天使的微笑

女人花	金晓磊 /62
情书的味道	古保祥 /66
寻找生命	余显斌 /69
迎接失败的英雄	积雪草 /72
镇鬼鞭	杨贵星 /75
书报亭前	曾宪涛 /80
旧情人终成阑尾	罗 朗 /85
拼死买羊肉	杨金凤 /89
丢 失	何葆国 /93
树上的鸟儿	马新亭 /97
父亲的光头	周海亮 /100
选 择	吴万夫 /103
画 匠	刘永飞 /109
沉重的代价	刘万里 /114
满地钱包	崔 立 /117
正步走	秦德龙 /120
夏天的故事	连俊超 /123
犯罪感觉	王志伟 /127
爱的延续	阴玉军 /130
给丈夫找个情人	徐均生 /134
民间酒事	流 冰 /138
修真庵	孙方友 /143



人性的爱抚.....	马 德 /148
娘啊，娘	青霉素 /152
山顶的月亮.....	余显斌 /156
一件军大衣.....	天 水 /160
遭遇色劫	张志忠 /164
生命的呢喃.....	余显斌 /168
墙壁上的指纹.....	杨汉光 /172
捡 钱	张志忠 /176
对 手	积雪草 /179
永远的牵挂.....	赵明宇 /182
凉鞋的价格.....	岳治国 /185
谁偷了我们的试卷	金晓磊 /188
帽 子	曾茂辉 /192
天使的微笑.....	陈修泽 /195
白云人家	夏 阳 /199



没有翅膀你别飞

※ 非 鱼

一只灰褐色的麻雀从窗前飞过，“倏”的一声，远了。

他斜倚在窗前，看着窗外新芽初绽的梧桐，还有一掠而过的麻雀。他知道，只要轻轻抬一抬腿，他就可以飞出去，像鸟儿那样自由飞翔，所有的痛苦折磨便随之烟消云散。

他真的这么做了，大脑一瞬间变成空白，让他迈出了那一步。他以为他会像一只鸟儿那样，但一跨过那个矮矮的窗台，他就发现自己错了。他像一只笨重的熊，直朝地面砸去。

再次睁开眼睛，是在5天以后。他听到了一声苍老的呼唤：“猷儿，回来。”于是，他回来了。他慢慢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一片白，白的墙，白的衣，白的发。

“妈。”他想叫一声。但他叫不出来，一滴眼泪从眼角滚落，滚到一只骨节突出的手上。手像被开水烫了似的，哆嗦了一下，然后急促地抚着他的脸：“猷儿，猷儿，你可回来了。”

两个月后，他被母亲从医院里用轮椅推了出来，除了大脑



还能继续思维，从胳膊往下，他的身体变得软塌塌的，像一把面条。“妈，让我去死吧，你别管我。”他扭头哀求母亲。

母亲不理他，赌气似的把车推得更快。

回到家，确切说是母亲和父亲的家。他的家早在和妻子离婚后成了一片冰冷的地狱，女儿被妻子带走了，他什么都没有，选择从楼上飞下去，是他做出的最残酷最无奈的选择。

父亲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，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，一只手帮妈妈把他推进一楼的屋里，稳稳地放在窄小的客厅当中。

父亲点燃了一支烟，母亲拿过毛巾不停地在脸上擦。

他突然低下头，把头窝在胸前，脸埋在双手间，呜呜大哭起来。

以后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他被父母小心地照顾着，总有一个人寸步不离在他跟前。父亲和母亲把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并在一起，晚上睡觉，他睡最里边，父亲挨着他，母亲挨着父亲，一旦他有什么动静，父亲就推推母亲。两个人一起起来给他翻身、换尿垫。每当父母花白的头低下来，为他收拾衣裤时，他就感觉有千把万把刀子在割他的心，他恨不得自己立刻消失，像一缕烟，被风吹散了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那天母亲出去买菜，父亲在家陪他，父亲看他情绪比较稳定，就很放心地把他放在客厅，第一次没有推他到卫生间，自己去解手了。

他等父亲一进卫生间，就快速转动轮椅，一把拉住卫生间



的门，把门扣扣上，然后用一小截铁丝插在扣鼻儿里。任凭父亲在里面叫喊，把那扇薄薄的木门拍得山响。

他把轮椅摇到厨房，那里有可以让他消失的工具：刀。

他拿起一把刀，放在腕上，喃喃道：“爸，妈，对不起，再不能让你们为我受累了。”然后，对准腕上蜿蜒的青色凸起，割了下去。

感觉不到疼，他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突然，他的脸上热辣辣地烧了一下！那是父亲的巴掌，实实在在地扇在他脸上。父亲像一只被激怒的狗一样，瞪着他，双手发抖，嘴巴很难看地歪着：“你个孬种！除了死你还会干什么？”

腕上的血还在滴，父亲一拐一拐颠进卧室拿来一根布条，狠狠地把滴血的地方捆住，继续瞪着他。

“养了你几十年。你就这样报答我和你妈？媳妇没了，可以重娶，孩子走了，还可以再要回来，你以为一死就啥都解脱了？你叫我和你妈咋活？”

这时，母亲回来了。一进家门看到他和父亲对峙的样子，看到他胳膊上缠着的血布条，她扔掉手里的菜，坐在沙发上仰着脸号啕大哭。

他转动轮椅，从父亲身边挤过去，转到母亲跟前，轻声叫：“妈。”母亲没有一点儿反应，仍旧放声大哭。他伸出双手，抱住母亲的脸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

母亲没有理他，突然停住了哭泣，“呼”地站起来，快步走



进厨房。等母亲从厨房出来，他看到母亲手里掂着那把明晃晃的切菜刀，“要死是不是？大家一起死，自杀，我也会。”

母亲说完拿着刀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胳膊割去，鲜血冒了出来。“妈——”他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，他大喊一声，和父亲同时扑向母亲。

他整个人重重地从轮椅上摔了下去，扑倒在母亲脚下。他此刻才体味到了死的痛苦，那是死者留给生者的痛苦，是失去的痛苦。

当又一个春天到来时，12岁的女儿推着他在门前的小花园里散步。春风轻拂，杨柳依依，小鸟在枝头唱着轻快的歌。他慢慢给女儿讲他想飞的过去，想被风吹散的过去，讲从卫生间破门而出的爷爷和号啕大哭的奶奶，他似乎很平静。

他说：“孩子，生命不仅仅属于个人。人根本不能像鸟儿那样，没有翅膀，千万别飞。”



一块煤的热量

※ 朱成玉

那个冬天很冷，世界仿佛被冻僵了。

邻居是个租户，一个离婚男人，带着儿子一起过。男人没有文化，只能扛着个大板锹去蹲站点卖苦力。

男人没钱买煤，只好上后山去砍柴烧。下了大雪，很难找到干柴，他就扛了些很粗的树根回去。因为柴火湿，冒了一屋子烟。满屋子只有炕头一巴掌大的地方是热的，孩子就坐在那一巴掌大的地方，摆弄他自己最喜欢的玩具。那些大小不一样的积木，都是别人不要的，他一个个积攒下来，他用这些大小不一样的积木搭一个房子，他说要盖一个不用在屋子里戴帽子的很暖和的大房子。

母亲心软，总想找借口接济一下他们，可是男人却从来不肯接受我们家的施舍。转眼到了年根，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办年货，男人照例每天都空着手回来。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开始零星地放鞭炮了，他的孩子却只能眼巴巴地听着别人的快乐在空中炸



响，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幸福在夜空绽放。男人看出孩子的心思，买回来了一小串鞭炮，孩子蹦得老高。不舍得放，一个个拆下来，每天男人走的时候他放一个，他说给爸爸送行，男人回来再放一个，他说给爸爸接风。那些淘气的孩子就经常过来嘲笑他，说他的炮像放屁，要个没个，要响没响。就拿出他们的炮当着他的面放。这个时候，我的母亲就会跑出来把那帮孩子撵跑，心疼地搂着他，顺道往他的口袋里揣进去几颗糖果。孩子不舍得吃，说是要和爸爸一起吃。天气冷，母亲让孩子在我们家住下，孩子不肯，他说要回去给爸爸捂被窝，“爸爸一个人住，被窝里会很冷的。”

半夜的时候，父亲说，好像有人在偷我们家的煤，就提着手电要出去查看。母亲把父亲拽了回来，说，让他烧点吧，一定是三九天，冷得受不了，怪可怜的！

第二天，母亲果然看到煤堆上少了些煤块，但不是很明显，应该是很少的几块。男人经过的时候，就有了些很不自在的感觉，匆匆打了声招呼就从母亲身边溜了过去。母亲叹了口气，把煤堆仔细翻了一遍，把一些大大小小的煤块都放到了上面，她想这样更适合他来“偷”。

果然，一连几个夜里，男人都过来偷煤。本来我们一直是住东屋的，母亲偏偏让我们搬到西屋来住，为此，父亲专门搭了一个炉子，把西屋烧得很热。对于我们的不明白，母亲解释说，这样我们与隔壁的这面墙就会是暖山，多少也会让那边少些寒



气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男人拎着几个鸡蛋和几条窄窄的刀鱼回来了。那是他所有的年货，他说要给孩子做点好吃的。

三十晚上，我们拿着大串的鞭炮要“接神”，母亲把隔壁的孩子喊了出来，和我们一起放鞭炮。我和姐姐还把自己的“魔术弹”交到他的手里，让他举着来放。孩子高兴极了。接完神，父亲对男人说，过来一起吃年夜饭吧，陪老哥喝点酒。拗不过父母的一再相劝，男人就和孩子过来了，不忘端着他做的那盘刀鱼。喝了些酒之后，男人就有些醉意，很不男人地流了眼泪，开始向我们忏悔他“偷煤”的行为。父亲说，冬天总是要烧些煤的，你那个屋子墙皮薄，只有煤的热量才能抵得住那些冷气。大人倒好说，总不能把孩子冻坏了。要烧煤就过来撮，这个冬天太冷，咱们一起挨，总会挨过去的。

一块煤到底有多高的热量，男人心里清清楚楚。它们不仅暖和了那一个冬天，还暖和了一颗僵硬的心。就像这刚刚喝下去的烈酒，在心底火烧火燎的，把整颗心都点着了。

天使的微笑



朋友别哭

※ 唐雪嫣

这天早晨，起床的号子刚响，我就蹦了起来，这一夜，我根本就没眨眼。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的邻铺，一年刑期已满，我该出狱了。

八点钟，杨管教来带我出去，他的脸上破例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说：“出去后可别再惹事了，我不想在这里再见到你。对了，你朋友韦三来接你了一他真的只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看着他好奇的样子，我不禁有种自豪感，我大声说：“不，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哥。”

我从十七岁开始认识韦三，从那时候起，我俩就总在一起玩。他比我大一岁，比我成熟得多，高兴时我叫他三哥，不高兴时就叫他韦三。一年前，我被一个朋友亮子骗去三万块，虽然不多，却是我全部积蓄。我用尽了办法，也没能要回来钱。我快气疯了，买了把刀子，准备弄死他。没想到，那小子够机灵，跑了，还报了案，警察抓了我，因为我身上有刀，结果我被判劳教一



年。入狱后，女朋友跟我断绝了关系，我亲哥哥只来看过我一次，而韦三，每个月都来给我送些吃的用的，一个朋友居然能做到这点，也难怪别人不信。

韦三正在门外等得着急，见了我，他露出真挚的笑容，上来紧紧抱住我：“兄弟，苦日子熬到头了，走，咱哥俩先喝两杯，庆祝一下。”

坐在一家小酒馆里，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。我们俩上一次喝酒，还是在我出事那天，一转眼，三百多天过去了。我频频举杯，不一会儿，半斤六十度老白干就进了肚，我问韦三：“那王八蛋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
韦三知道我说的是亮子，他皱着眉头，重重地把酒杯一放，火了：“你真的还要找他？这一年的大狱你没蹲够啊？”

“有仇不报非君子。”我恶狠狠地说，“那三万块他还没吐出来呢，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要是不宰了这王八蛋，我这口气就出不了。”

韦三定定地看着我，长叹一声：“这一年来，我劝了你没有一百次也有八十次了，既然劝不了你，我就不说了。不过，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你先跟我走一趟，然后你想做什么，随你的便。”

我挺奇怪，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

我们上了长途汽车。三个小时后，已经回到家乡小镇，韦三带着我直奔他家，一进院，我愣了，韦三的老婆正扶着一个老太太散步，是我妈。



我爸爸死得早，妈妈好不容易把我和哥哥拉扯大，我出事的时候，妈妈在我哥哥家，我入狱后，妈妈就一直跟哥哥嫂子住。不过，她的身体一直很好，现在这是怎么了，怎么在韦三的家

里啊？

妈妈见了我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：“儿子呀，你咋一走这么长时间啊？妈有病了你都不回来看妈啊？”

我入狱后，所有人都瞒着我妈，我妈一直以为我出去打工了。我上前扶住她，忍不住痛哭起来。

半年前，我妈突然得了脑血栓，抢救过来后，一半身子不会动了。我嫂子本来就嫌弃我妈，见我妈不但不能干活，还得让人伺候，就整天给我妈脸色看，我哥哥也是个混蛋，对我妈也不好，韦三去看我妈的时候，我妈跟他哭诉，一气之下，韦三将我妈接了来，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。

听妈妈说完，我又气愤又难过。妈妈哭着跟我说：“我咋也没想到，亲儿子都嫌弃我，可人家三儿跟他媳妇，把我当亲妈似的孝敬，这辈子我都没享过这福啊。儿子，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啊。”

我木然无语，好半天，我一转身，给韦三和他老婆跪了下去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下了决心，多大的仇都先放在一边，我要先当好一个儿子，让我妈妈过点安生日子。

我把我妈接回家，然后从韦三手里借了七千块钱，买了辆三轮车，在市场摆了个摊，在乡下收猪杀了卖肉。开始的时候，



韦三和他老婆经常抽时间去帮我照看我妈，我挣了点钱后，干脆雇了个人照顾她。

转眼一年过去了，一天，我突然接到韦三老婆的电话，告诉我韦三出事了。我火速赶到医院，韦三老婆哭着告诉我，韦三在单位干活的时候，从高空摔下来，正在急救室抢救。我虽然担心得要死，却什么都不敢表露出来，只是一个劲地安慰她。

仿佛等了一个世纪那么长，急救室的门终于打开了，我冲上去问大夫，韦三怎么样。大夫摇摇头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，看看他还有什么话对你们说吧。”

我的腿一软，靠在门边，一动都动不了。过了好半天，韦三老婆叫我，说韦三有话要对我说。我来到床前，泪如雨下。韦三的脸上包满了纱布，眼神涣散，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兄弟，别哭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。我对不起你，你找亮子那天，是……是我事先通知了他。”

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在韦三弥留之际，对我说的居然是这番话。这话如石破天惊，让我目瞪口呆。我突然想起，去找亮子之前，我知道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于是去找韦三喝一顿诀别酒，没想到，他听了我的计划后，竟然告诉了亮子。我傻傻地问：“三哥，你为什么要通知他？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”

突然，我的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，打我的竟然是韦三的老婆。她瞪大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，大喊：“他没有出卖你，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他怕你真的杀了亮子，这辈子就毁了，所